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十四.

我找到一個朋友開的角仔店，厚著臉皮要了些油炸餅，匆匆裹了腹。貝珍便催我上路，我想與其到酒吧中去問，倒不如向路邊遊蕩的嬉皮打聽。果然，一提到東尼，很少有人不知道。這些嬉皮一聽說東尼出了事，大家奔相走告，消息馬上就傳開了。一直找到十一點多，我又同貝珍繞回了危樓，沒有人。尼奧留了字條，他們也回來過一次，又出外尋找去了。

以我的判斷，迷幻藥的效力可達廿四小時，再加上酗酒，這段期間內，危險性實在很高。由於太晚了，我勸貝珍回去。她執意不肯，我祇得陪著她，再度在街上漫遊。

想不到，平時無所事事的嬉皮，工作效率倒是奇高。沙爾索像是突擊特攻隊的指揮官，氣吁吁地帶著兩個嬉皮，找到我們，劈口就問：「東尼怎麼了？聽說有人把他打傷了！是哪個楞小子？」

謠言經常是這樣發生的，我不便多解釋，只告訴他：「沒有人打東尼，只是他吃了迷幻藥，又喝了酒，一個人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哈！那算什麼？我們這些朋友，哪一天不是迷迷糊糊的，你看這小子。」他指指跟在身後，蓬頭散髮，鬍子遮了一半臉，面上沒有一點表情的一個年輕人說：「他一年難得一天清醒，你問問他姓什麼？」

我試探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那小子楞楞地，根本不知道我在問他。沙爾索笑著捏了他一把，說：「中國人在問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中國人。」

「你叫中國人？」我覺得很奇怪。

「你叫中國人？」他應聲說。

「我姓朱，不過為了方便，他們有時叫我中國人。」我解釋著。

「我姓朱……呵呵……佛手瓜（朱朱之發音）……」他居然笑了起來。

我這才知道，他不過是糊裡糊塗的學人說話而已。

沙爾索輕鬆地說：「假如這樣也要出事，我們沒有一個能活上三天，你就放心吧！」

我把實際情況對他說了，我認為，東尼的情況不一樣。他受到愛女夭折的影響，加上神智不清，很可能做出糊塗事來。

沙爾索是發聲的麥克瘋，一旦他開了口，就很難終止：「有什麼糊塗事？絕透！有一次，一個老太太去報警，說她的孫子跟嬉皮跑啦。卡子就抓了我，唉！誰叫人人都認識我呢？」

「卡子要我把她孫子找來，誰知道她孫子是誰？再說，這些嬉皮連自己的姓名都搞不清楚，我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「我一想，老太太年紀大啦，可能連孫子都不認得。卡子又逼得緊，我就把這小子給送去啦。卡子把我們裝進警車。喝！小伙子我生平沒這麼神氣，哇嗚，哇嗚，那警車像飛一樣。平日有些汽車儘往咱們身上闖，今兒個可都乖乖地躲在一邊啦！」

「到了老太太家，雞殺死快死的（他在東尼那裡學了些英文，隨時不忘賣弄幾句），我可有點急啦。好在這小子傻楞楞的，我告訴他：『到家啦！』」

「他也說：『到家啦！』」

「卡子們倒是相信了，老太太可真老啦，眼睛瞪得老大，瞪得我心裡發毛。好在我沒做虧心事，這小子是不是她的孫子，她自己都不知道，我又怎麼知道？」

「老太婆仔仔細細看了他好半天，只差沒拿放大鏡出來。最後，她自己都糊塗啦，她問卡子：『這是我的孫子嗎？』」

「卡子說：『我們哪裡知道，妳總該認得出來呀？』」

「老太婆抓抓頭髮，她大概常抓頭皮，頭髮都快光啦！她說：『我也不知道呀！』」

「卡子說：『老太太，妳怎麼連孫子也不認得呢？』」

「她說：『我孫子我當然認得，這個不知道是不是我孫子，我就不認得啦！』」

「卡子說：『那不是他，我們走吧。』」

「她說：『別走，我試試看，』她對著這小子說：『認識奶奶嗎？』」

「楞小子就說：『認識奶奶。』」

「她又糊塗啦！卡子問是不是，她說像是又不像是。她一個人住在這裡，兒子在聖保羅做生意，孫子兩個月前來這，玩了幾天就失蹤了。她以為他回聖保羅去了，直到她兒子打電話來，才知道孫子沒有回家。」

「卡子又問：『怎麼會認不出來呢？』」

「老太婆說：『看看去，模樣兒倒是像，長鬍子，長頭髮，又髒又臭，迷迷糊糊的，衣服嘛，也是這德性。』」

「卡子又問：『他有什麼特徵嗎？』」

「老太婆說：『平常倒是有的，他一臉嬉皮相。所以我一看到嬉皮，就以為是我孫子，這陣子來我也分不清楚啦！』」

「卡子一聽，可為難啦，就說：『這事我們管不了，是不是你孫子，你瞧著辦吧！』我心裡也樂，給這個小子找了個有錢的渾奶奶，倒也不錯。」

聽他漫天胡蓋，倒也很能解憂，他繼續說：「可是等他迷糊勁過了，就不肯裝孫子啦！老太太還在找他哩！我看，說不定東尼也被抓去當孫子啦！」

他笑得很樂，我們卻是心事重重。貝珍說：「你本領這麼大，拜託你去找找好不好？」

沙爾索信心滿滿的說：「有我在，你們就不用急啦！今夜要是找不到他，我在沙爾瓦多就不能混啦！」